



剪燈新話

一

~~Y~~
35
1

逍遙文庫
文庫6
1087
1



剪燈新話序

余既編輯古今怪竒之事以爲剪燈錄
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
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襞積於中日新
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爲文
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
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キヲホイニ}自^{ツラホイニ}鴻耳
之論以發揚之爾既成又自以爲涉於

語惟近於誨淫蔽之書苟不欲傳出客
 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欲之則又自解
 曰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爲
 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龍戰于
 野書載雉鳴于鼎國風取媯奔之詩春
 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
 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
 善懲惡哀窮恤屈其亦庶乎言高者無罪

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
 理故書之卷首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
 六月朔日山陽瞿佑書于吳山大隱堂
 剪燈新話序
 昔陳鴻作長恨傳并東城老父傳時人
 稱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牛僧孺之幽
 怪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

事之有無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
工矣鄉友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乃
類是乎宗吉之志確而勤故其學也博
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贍是編雖裨官
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
補于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辭之妙粲然
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
悲而掩卷墮淚者蓋亦有之自非好古

博雅工於文而審於事曷能臻此哉至
於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鶯鶯傳
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洪武二
十年夏四月錢塘凌雲翰序

剪燈新話引

余觀宗吉先生剪燈新話其辭則傳奇
之流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學

淵源博及群集屢薦明經母老不仕得
肆力於文學余嘗接其論議觀其著述
如閱武庫如遊寶坊無非驚人之奇希
世之珍是編特武庫寶坊中之一耳然
則觀是編者於宗吉之學之博尚有考
也洪武十四年秋八月吳植書于錢塘
邑庠進德齋

剪燈新話詩 弁序

余觀昌黎韓子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
竒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
力不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獎類若此
及子厚作謫龍說與河間傳等後之人
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
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尔矣
余友瞿宗吉之為剪燈新話其所志怪

有過於馬孺子所言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喙於其間何俗之不古也如是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游其耳目於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可懲創者彙次成編藏之篋笥以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余不敏則既不知其是

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為可取何者為可譏伏而觀之但見其有文有詩有歌有辭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駭有可嗤信宗吉於文學而又有餘力於他技者也宗吉索余題故為賦古體一首以復之云

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為今闔為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

撫遇心怆怆道是無憑還有憑沉沉帳
庭晝吹笛啾啾窓間宵剪燈條而晴兮
忽而雨悲兮欲啼喜欲舞玉蕭倚月吹
鳳凰金柵和煙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
誰一念才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
恹恹竒竒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為狗濯
足滄浪泥數斗氣酣骨聳鋒有聲脫憤
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

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落落雲松
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尔徃徃有情能
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
紙鴛鴦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
從來松栢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
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
啣春幾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
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

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洪武己巳六月六日睡人佳術書于紫
薇深處

淡來斜日林林新綠不勝春景
綠簾深處
不似十二平山指畫彩雲
西半爐世間萬事
常非我效

剪燈新話跋

余幼時觀洪邁夷堅志嘗恠其好奇之
甚然獨百事有於昔於今乃不自之耶
故置之不復詳覽非特自矜於已又恐
見誣於人及考邁在南宋時為內翰春
秋之筆寓於德暴間將使後世之善心
者感發之而惡志者懲創之蓋少補於
教化之方云余同門友瞿宗吉輯其間

見之實書於簡編則不拘於德暴而
誣其說蓋亦自負董狐之才將以擴著
述之志云尔今宗吉學富才充余何企
及哉第因不鄙出以見示故敢書于卷
端洪武辛酉重陽前一日嚴陵金冕於
唐昌邑庠之由義西齋寫

前燈新話目錄

第一卷

水宮慶會錄

華亭逢故二記

聯芳樓記

第二卷

令狐生冥夢錄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涪塘奇遇記

三山福地志

金鳳釵記

天台訪隱錄

牡丹燈記

前燈新話 目錄

第三卷

富貴發跡司志

永州野廟記

申陽洞記

愛御傳

翠翠傳

第四卷

龍堂靈會錄

太虛司法傳

修文舍人傳

鑑湖夜泛記

綠衣人傳

附錄

秋香亭記

目錄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一

山陽瞿佑宗古著

滄洲 訂正

垂胡子 集釋

水宮慶會錄

至正

元順帝年號

甲申歲湖州

古閩越之地今隸廣東布政司

士人余

秦由余之後也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

綉襖音與以綉為袍也

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唐天寶

載正月詔以南海神祝獻封為廣利王

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

善文鹿_鹿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

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如今河

紅馬船隻此云大紅船即紅船之大者泊於江許水涯登船有兩黃龍

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瞬息目動也息呼吸也已至

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頃本作頃頃頃也請入廣利降

階而接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使者冠冕自蓋也平

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跼踖也踖曲

於魏少步也不敢退遜廣利曰君居陽界天下有四界天

界寡人處水府廣記云南海水府仙官是也不相統攝可毋辭也

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

利左右有二臣曰龜參軍主簿者龜似鼈而大參

官屬如桓溫幕下以王珣短主簿邨迨髡參軍之類超出奏曰客言是也王可

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視廣利乃居中而

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居僻陋蛟鱓

蛟龍屬無角四足細頸大者數圍如一二石瓮鱓似蜥蜴長一丈水潛吞人或作鱷柳文永州記鱷大

者數丈一名生百郊及成其形之與隣魚鱓之與居無

以昭示神威闡揚帝命今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

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上梁文自唐李始凡

建宮殿上梁之時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

頌美作室之意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

之硯捧文犀之管以為文犀角也并鮫綃博物云鮫人

出寄寓人家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而泣則淚為之珠滿盤以與之夫許置善文前善

文俯首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

伏以天壤之間海為最大人物之內神為最靈既

屬香火燒香燃燭即祠之依歸可乏廟堂南海神廟在廣州海中刺史常以

之壯麗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

名掛龍骨以為梁靈光耀日緝魚魚屋兮龍堂

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壁之簾櫳也接青雀

黃龍青雀畫彩鸞黃龍刻黃龍之舸艦瑣窓以青

為窓也瑣窓也啟而海色在戶綉闥開而雲影臨軒兩順

風調鎮南濱八千餘里天高地厚垂後世億萬斯

年通江漢之朝宗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註春見日

諸侯之朝受溪湖之獻納即進獻納天吳紫鳳天

水神山海經云天吳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

黃色紫鳳丹穴山有鸞鸞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

多紫紫鳳顛倒在短榻紛紜而到鬼國羅刹鬼卒也刹

牛頭馬面之狀次第而來歸規然若魯靈光殿名魯恭王

文考賦有云歸然獨存註高大堅固貌美哉如漢景福殿名漢當作魏魏明帝所

建何平叔賦首句大哉控制也蠻荆荆州之南而

引引越越有東西越之辭而制也求壯容韓詩排

規吐閭闔天門而呈琅玕石之似珠者也

宜興善頌遂為短唱助舉脩梁

拋猶置也梁東方丈蓬萊三神山在東海中周圍三萬里樓臺皆以金玉珠玕

飾之樹葉花實人食之不老指顧中笑看扶桑東方朔十洲記云碧海中有樹

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相倚是以名扶桑淮南子曰日出賜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

也明三百尺金鷄啼罷日輪工桃都山有樹曰桃都樹枝相去三千里上

有天雞鳴日初出照此樹則天雞鳴而天下鷄隨之鳴

拋梁西弱水禹貢弱水既西註柳宗元曰西海流

沙在沙州西其沙隨風流行故名之路不迷後夜子夜瑤池王母

降神仙通鑑云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人身

駕八駿升崑崙遂賓西一雙青鳥漢武故事云人

王母王母觴於瑤池飛武帝時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曰此鳥西王

母使者王母欲來有頃而至青鳥披侍也向人

拋梁南巨浸韓詩巨浸連空漫漫萬族涵要識封

壇寬幾許大鵬莊子云北冥有魚為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

南 飛盡水如藍

拋梁北聚星綯音懸爛環宸極北辰天遙瞻何處

是中原一髮青山中浮翠色

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

蒼星除禍瘴瘴本作障禍障出佛語魔障災障之類

拋梁下水族紛綸承德化清曉頻聞贊拜聲江神

乃江水之神文選江賦奇河伯廣記云馮夷服八相得道於江故居江為神

魚身抱朴子云馮夷八月十日渡河溺朝靈駕

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官員闕楚辭

關兮珠宮註紫貝南應天上之三光日月星也袞衣袞龍衣也

綉裳備人間之五福洪範九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孝終命也書罷進皇

廣利大喜卜日落成落即始也官室成而祭之發使

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豈百三神東海北海南海

王西海廣德王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毒蜃音信大蛤

也能運氣於空中躡躍後先長鯨大者數千里鼓浪成雷噴沫為雨

大鯤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戈戟者

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諸侯王冠以通天犀

飾如唐憲宗通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瑞玉書舞典五瑞註

天御帶之類

公執相趨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

其劔珮威儀極儼恪儼正也恪敬也禮記云儼威儼恪但所服之袍

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暄涼畢暄煖也涼冷也謂叙慰冷煖之候也

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叙

禮忽東海廣淵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鬣鼠者鬣鼠

也左傳楚子享公使長鬣者相又北號赤鯁音唐齊許悼鬣鬣下垂至帶號長鬣公鯁與李同音號鯁魚為赤鯁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

特為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

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未坐者為何人斯乃

敢於此唐突也唐突或作塘揆觸犯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

余君善文也吾構靈德殿成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

在此爾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

鯁公乃赧然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

明璫充耳曳輕裾衣後於筵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

之詞曰唐玄宗夢一女來言妾凌波池中女願賜一曲帝覺而作凌波詞

若有人猶言如是人也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採芙蓉

振環兮瓊瑤兮瓊瑤音求本作球玉磬也鏘鳴兮玲瓏衣翩

翩飛貌兮若驚鴻身矯矯輕舉貌兮如游龍輕塵生兮

羅襪全用洛斜日照兮芳容蹇偃蹇也獨立兮西復

東羗蒨語端也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冷

冷之輕風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粧飄香袖於庭上舞採

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二十四曲之一高賢曰秦州唱採蓮今競渡船唱齊攬引

也

桂棹棹也任眩述異記云木蘭樹名多生潯陽江上曾班刻以為舟兮蘭舟泛波

光兮遠遊捐予球兮別浦球如環而小有缺者取裁尖之義楚辭捐余球

解予珮兮芳洲芳草所生波搖搖兮

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為

兮吹鬢棹歌引棹而歌也起兮綵袖揮翡翠散說文赤

兮鴛鴦飛鴛鴦文禽也似鳧而毛有文彩雌雄未嘗相離

張蓮葉兮為蓋緝藕絲兮為衣藕蓮根放翁詩細腰美人藕絲裳

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歸

來兮難久留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列女傳陶答子妻曰

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鼉似蝮蠃其皮堅厚吹

玉龍之笛衆樂畢陳觥籌柳子序飲當飲者舉觥交

韓愈祭文罰籌謂毛

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觥致善文前曰吾等僻
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觀盛儀而又幸遇太
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為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
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乎善文不敢辭遂獻
水宮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神功嶺海安淵宮開棟宇水路息波

瀾列爵爵公侯伯子男也唐以王亦王侯貴分符符

地界寬威靈聞赫奕事業保全完南

極常通奏炎方南方屬火永授官登堂朝玉帛諸

設宴會衣冠鳳舞三層蓋凡蓋皆有

龍馱七寶鞍車璪珊瑚琥珀瑪瑙火傳書雙鯉

躍齊滄子釣荷澤得鯉腹中有素書古詩客從遠

扶輦六龍蟠列子云渤海東有五山無連着隨波

王母調金鼎天妃捧玉盤宋興化府莆人都

而神靈能言人禍福歿後鄉人立廟於涓州巽宣

所乘船神降於檣遂獲安濟元天監盃疑紅琥珀

袖拂碧琅玕座上湘靈舞頻將錦瑟

彈湘靈堯女舜妃即娥皇女英也錦瑟李商隱詩

見江上曲終漢女至忙把翠旗省漢女列仙傳云數峯青遊於江漢之濱逢鄭交甫解佩與之翠旗翠鳳瑞

旗樂府舉麾止作者也杜詩金支翠旗光有無

霧迷珠箔祥烟透畫欄屏開雲母瑩本草有五石

也銀簾捲水晶寒共飲三危露三危在雍州之武呂氏春秋云水之美者

有二三危之露山谷詩簡同餐九轉丹即黃庭經八

香滋九碗露味挹三危九轉丹也樂事稱盤桓遲留異

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渾如到壺率二十三天第

天又似夢邯鄲開元中呂翁經邯鄲有盧生者同

困危翁取囊中通中枕投之曰枕此當榮如願生但記身適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

盛無比忽欠伸而覺翁在傍黃梁尚未熟獻酢陪高會歌呼得盡懽

題詩傳勝事春色滿毫端

詩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日落處月生東谷諸

神大醉傾扶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象盛之聲猶

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

黎盤青丰盛照夜之珠搜神記云隨侯見大蛇之

尤照百通夫之犀格物志云角中有一脉氣直貫

里也雞為之為潤筆之資古人倩人述世德者必有人

戲曰筆乾譯日出為方岳杖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

文到家携所得於波斯西域國名寶肆鬻焉鬻賣也獲財億萬計遂為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為意棄家求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本朝合充青之地為山東道生而質鈍不通詩

書家頗豐殖貨財生殖也以田庄為業田中廬舍曰庄杜詩巨壑牧庄

同里有綆君者繆氏宋繆公之後除得閩中一官閩本南越別種蠻也

叔熊避難於濊蠻蠻人分七種故云七閩也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

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

至正未山東大亂元史妖人劉福通等起兵陷山東自實為羣盜所

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陳有定為福建

平章擊燕只不花等閩中頗安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

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

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跋涉

道途草行日跋水行日涉衣裳藍縷敝衣也容貌憔悴勞苦見於貌也未

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猶借也屋安頓止也其妻挈整飾

也其冠服上白而往適值繆君之出拜於馬首初似

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謝即延之入室待

以賓主之禮良久本一作飲啜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
三盃而已落落不相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
自實還家旅寓荒涼妻孥怨望曰汝萬里投人所幹
何事今為三盃薄酒所賣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
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
自實方欲啟口繆君還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
但一宦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辜孤同
陵書陵雖辜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負也李
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密承

命周急補不足也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
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券之
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
唯而出惟其言辭矯也安負德若此羊觸藩
二羊觸藩進退惟谷詩桑柔篇人亦有言半月
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展轉
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
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憩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
也見其往來頗以與之叙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

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聊賴也無所詰繆君之居拜且

泣曰新正在通妻手飢寒囊之二錢瓶無儲粟向者

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指斗水而活涸轍之枯莊周貨

河侯曰吾將得邑金貸汝周曰昨來中道見轍中

鮒魚呼曰豈無分斗之水而活我乎周曰待失西江

水而活汝鮒魚曰不如下壺殮而救醫桑之餓中山

索我於枯魚之肆也君走有二人挈戈隨之曰父餓且死君下壺殮食之故

來死耳左宜二年初趙宣子盾田於首山舍于醫桑

見靈輒鐵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匍匐地伏

也又曰手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

足并行也也日更及一旬當是除歲除之夕明楚記年隨夜君

可於家專待吾分祿米二石及錢二定元食貨法錢

令人馳送於宅以為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為恠且又

再三丁寧後漢卽凱傳丁寧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

感謝而退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子至自舉家懸望

自實端坐於床令稚子於里門覘窺也之須臾奔入曰

有人負米至矣急出候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

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曰張負外之餽餽也

周禮

註進食於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
尊者曰有人携錢來矣急出迂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
 之則曰李縣令之贖贈行者遊客者也憮然而慙失
貌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白歲且矣反為
 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
 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鷄鳴鼓絕遂投繆君之門
 將候其出而刺之刺音赤是時震方未啓道無行人
 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自實前
 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椎

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倚有金
 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擎幢蓋或舉旌幡和容
 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正測區不可也謂謂其已死
矣誤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憂也一說虫
者古者草毒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神異經云坐
北土有獸曰惇黃帝殺之由是無憂疾謂之無恙
 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忽々
 而回之緩々也願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具言繆君之
 不義今我狼狽獸名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狹
符遠日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
 狼狽

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
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母我負
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
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
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
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急遽也之間不可萌心
而為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慰撫
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齋之不禁至
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即九仙為右越主三山皆在福州城內盤根連著為一形勝而

奇跡異蹤夙著傳記陳軒詩城裏三山八角井中地
古越都相望樓閣接蓬壺指此山也志
不載今詳文意井在城中者二而白龜井在府西南
為右山上素稱靈秘疑即此井鑿成八角而俗號為
八角井也 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
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街
古巷字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
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
晝靜古殿煙消徘徊四顧聞古竟切無人蹤惟聞鐘
磬之聲隱古殷字通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因臥
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

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識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詔西蕃即西夷即古吐蕃也詔照於也天子以令為詔如日之照臨於興聖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歲四十四目不知書平生未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為飢火出佛語飢者心熱懊惱眼生火光也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真誥云交梨火棗飛騰仙藥胸中荆棘不除交梨火棗不生註荆棘喻物欲梨棗喻真元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惺

然明悟因記為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

元太祖克燕京路大興府世祖四年遷都於此九年始改名大都如昨日焉遂請於

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

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

世令君愚情愚闇也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

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

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為丞相而貪饕音叨濫也四凶有饕餮之名

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

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非理也財今亦福滿矣當受

卷一 十四

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戢禁止也軍士殺
 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
 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嘗
 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為監司肅政廉訪使而刑罰不振
 某人為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為宣慰不聞所宜之
 何事某人為經略不聞所略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
 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桎械在手曰桎在頸曰械加其身縲紲縲索
繫罪人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
 因舉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

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
 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
東魏杜弼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片猿禍延林木廣韻註池魚人名非是池魚與林木對論作句謂城門放火其殃必及池中魚也
 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
 可矣又曰不若福寧福清福寧皆福州屬縣也言訖謂自實曰汝
 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
 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
 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子逕往福寧村中墾開
 田治園而居揮大鏹鏹也之際錚然作聲復瘞埋也銀四

錠元入以金銀五兩十兩家遂稍康其後張氏集印

元史云張士誠者泰州白駒場亭人遺其弟士信通取元丞相達識帖睦爾所掌符印而拘殺之達

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言至正末大明兵取福建而平章陳

有定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左傳宋穆公曰而繆

君為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

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古會稽郡今直隸南京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

豪放自得嗜酒落魄音托猶言落魄不拘小節每以

遊俠自任史記汲黯傳好游俠註言能相從游行俠

立強於世謂之游俠漢宣紀任俠註言同至正末張

氏據有浙西即浙江之西松江為屬郡予來往其

間太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族望風承接惟恐居

後全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班白西風涼透鷓鴣袍鷓鴣西

五色似鳳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仰

天不敢長噓氣化作虹霓萬丈高雄曰虹雌曰霓

沈約亦訓為真今姑從俗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

左傳子駒請息肩於

書生豈合

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

或云龍淵以龍淵水存之能堅利故名事具聯

撐柱東南半壁天

半壁猶言半面漢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言肆所

以障隔四面今天下分裂羣雄各據方隅東南之吳猶半壁之天也

其詩大率

音律太

類是人益信其自負其元年

大明

帝初建國號為吳其元年即至正二十五年也

國兵圍姑蘇未拔

張士誠陷泰州據高

郵僭稱成主凡四年攻陷姑蘇請降元詔為太尉七年復反吳兵圍姑蘇士誠聚其族于齊雲樓舉火焚之自縊不死遂就禽姑蘇即蘇州

州州有姑蘇山故因名蘇州

上洋

即上海縣人錢鶴阜

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尚讓為比

嚴莊初為安

為御史大夫及廣平王之伐也莊妻薛舍獲嘉詣營曰莊欲降乃約莊賜鐵券莊降授司農卿尚讓黃巢

將尚君長弟初為衝天大將軍後與唐陳景瑜戰不利乃降杖策登門

鄧禹傳杖策登門言細魚登龍門然後成龍

參其謀議遂陷嘉

興等郡未幾師潰皆赴水死洪武

高皇帝姓朱氏諱元

章中都鳳陽府人及滅元氏改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四年華亭士人石若虛

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文善忽遇之於途隨行僮僕

數人氣象宛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

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

班荆也左傳聲子遇伍舉於郊班荆與食

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慨然長嘆曰諸葛長民有

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

富貴危機豈能避諸葛長民晉人劉裕誅劉毅長民謀欲為亂猶豫未決既而嘆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舟徒布衣豈可得也晉張載嘗作確論言堅確下定之論也世

間寧有揚州鶴耶廣記有客各言所志或願揚州刺

天一人云願腰纏十萬貫或願乘鶴上夫夫不能流芳百世亦

當遺臭萬年此數語出劉黑闥既立為漢東王劉黑闥

州漳南人唐武德四年范願高雅賢謀反上所主劉氏吉謂黑闥以告黑闥在家鉏菜見雅賢喜仍殺牛饗士乃起兵後為諸葛德威所敗罵曰狗輩負我臨死乃云我幸在家鉏菜

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

也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橫自立為齊王及

其徒入海島高祖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二十里

謂二客曰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耻已甚矣自剄而死高祖

以王禮葬之其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客在海島者尚五百人帝使使召之聞橫死皆自殺

唐之李密密隨人大業未說翟讓起兵唐高祖以書

戮力執子嬰於咸陽宣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唐祖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不如此辭推獎乃使

入推為盟主密喜後兵敗入關高祖使人迎勞密喜謂其徒曰吾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

光祿卿封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漢光武謂徐宣曰卿鐵中錚錚庸中

佼_レ倣_ル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耻更稱臣逃居海島
者_レ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
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為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
以台司丞相府攝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
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嗾下取氣耶夫韓信帝定天
下後與陳豨謀反事覺夷三族建炎漢之業漢用火德卒受誅夷劉
文靜啟晉陽之祚文靜與官監裴寂說弘化留守李
以材能與裴寂遠甚而寂用舊恩居右意不平遂有
隙後文靜妾失寵其兄上變吉即下吏臨刑撫膺曰
鳥盡弓藏果_レ然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尚爾於他人何有哉全

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

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檄徵兵之文曉慰軍

人七歲能詩賦李敬業勸之孫賤為柳州司馬起兵
謀誅諸武武氏即武后嬰也駱賓王檄其畧曰一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城中竟
誰家之天下后見之瞿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
曰宰相失人唐宋詩話宋之問至江南遊靈隱寺月
夜行吟曰鷺嶺鬱蒼蒼龍宮隱寂寥下監搜竒久
有老僧日夜深不寐吟風甚苦何邪之問答曰欲留
題此寺而只思不屬試吟上聯僧曰何不道樓觀滄
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粵然遂續吟終篇曰桂子月
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剡木取泉遙霜薄花
更葢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其聯即
一篇之警策也進明訪之已不復見之問語之寺僧
答曰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
將帥慮失大魁因求類二人貌者函首以獻黃巢

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鐵衣着盡着僧衣黃巢曹州冤句人也乾符二年與濮州王仙芝叛陷東都唐遣高駢討之巢甥王言軌巢首乃降羅大經鶴林王露云昔黃巢敗績之後脫身自免髮變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有僧衣之句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山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徽之贈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攤僧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闌行獨自歸其二曰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闌干望落暉

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之矣全遠曰故人

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令僕於近村質酒而飲酒至飲數巡若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以記之乎於是籌思移時全詩先成即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聚也中度歲華杜宇有冤

能泣血杜宇一名杜鵑一名子規一名謝豹一名巧婦一名蜀魄寰宇記黃帝子昌意封其

支庶於蜀始稱王自名蚕叢次栢權次魚鳧後五日杜宇荆人鰲靈死而其尸汧流至岷山下見杜宇自以德不如鰲靈禪位仍亡去化為鳧鳥自呼曰不如歸蜀人聞其鳴曰我望帝也啼則口吻有血

鄧攸無子可傳家鄧攸字伯道永嘉未沒于石勒與其妻步擔其兒及弟之

子綏而度不能兩全謂其妻曰吾弟早亡雖有二
 息理不可絕乃棄其子而去攸終無子時人曰天
 道無知使伯當時自詆遼東豕漢朱淳與彭寵書
 道卒而無嗣當時自詆遼東豕曰伯通自伐功高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焉至河東見豕
 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
 也伯通寵字也今日翻成井底蛙馬援謂隗囂曰子陽并
 寵字也底蛙耳子陽公孫述字
 註言述志識褊狹如培井之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
 花開滿蒺藜蒺藜草名子有三角刺入宋人始作
 沙陽之圍扈再興布蒺藜伴進金人遂之中者十
 踏七八自是競為兵備凡經戰之場遍
 沙皆有鉄蒺藜故戰場謂之蒺藜沙

賈繼吟白

漠漠荒郊鳥倦飛人民城郭嘆都非愁纏病骨何

須葬血污遊魂不得歸杜詩血汚遊魂歸不得

麥飯無人作杜詩血汚遊魂歸不得

寒食謝枋得書云捧麥飯洒太母之陵蓋寒食麥
 飯洒墳恐非古俗自近代始有之又禮月令
 春食麥自冬至後至清明凡一百五日以龍忌之
 禁禁火故云寒食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俗以介
 子推焚死之故每冬中取一月為寒食莫敢烟爨舉為革之

寒食

綿袍厚繒袍也史記范雎傳雎從須賈如齊還賈
 諧雎於魏相咎擊雎折脅摺齒卷以箆置廁中更
 濯之雎為秦相及賈之來使于秦也雎陽為傭人
 出迎于郊賈見雎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綿袍與
 之至秦丞相府置筵且賈前令西黔徒夾而馬食
 之因謂賈曰所以得死者綿袍戀戀有故人之
 意

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志違素也

吟已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味極其豪宕宕蕩同
 放也今

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
無語但歔音峭然長嘯數聲須臾酒罄音磬告別而去
行及十數步聞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
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沉烏啼鵲噪於叢薄之間而已
木曰叢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質酒之喪視之
草曰薄則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搏音團飛風焉若虛借
宿酒家明早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

金鳳釵記

大德中大德元武揚州今直隸富人吳防禦武官居

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
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負兒衣也崔君因
求女為與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以金鑄一隻為
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
女處閨闈官中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
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即息耗漢董仲舒策察天與
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今其挫折也失時節也防
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况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
湯誓朕不食言註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左傳孟武
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女

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
之慟臨歛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
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猶捕也於其髻而殯焉殯
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
宣德府即今萬全都司直隸北京理官而卒理官如今各府推官母亦先逝
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
與娘薄命為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
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楮錢
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丈神後世廢幣而用楮錢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即君

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
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與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
挈行李搬運也移也挈提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無不
利焉註李理也說文行李之李字古文使字
之誤也今人誤以於門側小齋安泊止將及半日時
值清明三月節防禦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漢光武
過家上塚然寒食上墓自唐開元中始與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
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曠黑曠
日
入餘生於門左迎接有轎二乘轎今之
有輿也前轎已入後
轎至生前似有物墮地鏗然作聲鏗金
石聲生俟其過急

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
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
隻身孤苦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
忽聞剝啄扣門聲剝啄剝啄木聲轉退之問之則不
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啓關視之則一美妹
音殊羨立於門外見戶開遽舉裙而入生大驚女
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即不識妾耶妾即與卿之妹
慶娘爾向者投釵轎下即拾得否即挽生就寢生以
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二女忽頽

尔怒曰瀨宋王賦順薄怒而自持首吾父以子姪之

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為

我將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

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

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

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好事

佳期易阻伏諸魔則覺性反為魔道所誤魔者鬼之多忌者也一日聲跡彰露親庭

罪責閉籠而鎖鸚鵡能言鳥朱味翠頂金眼玄項碧羽頰足青尾好事者護養雕籠

以爲翫白樂天詩應似朱門歌舞深 截牢閉後房
 中顧况詩雲木何時兩翅翻 玉籠金鎖底煩冤與娘
 以鸚鵡自比恐 打鴨而驚鴛鴦宋呂士隆知宣州好
 事覺被繫也喜之後那妓有小過欲答之妓曰不敢辭罪恐標
 妓不安隆乃舍之海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 在

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壁而

逃史記趙主得和氏璧秦請易以十五城藺相如奉

亡歸今與娘欲先事或晦迹深村或蔽蹤異郡庶得

優游偕老不致睽也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君言亦自

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直無 孤苦素乏親知

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

人也居鎮江呂城鎮江府名今直隸南京呂城 以耕

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即五更漏

也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洲揚子江渡名在揚 奔

丹陽屬鎮江府 訪于村氓果有金榮者家甚殷盛 富見爲

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

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即兒名古人 方始記認識

則設位而哭其生左傳魯公孫歸父聞宣公 捧生而

拜於座曰此吾家即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

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與須同意 供給甚至

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

與君為卓氏之逃卓氏蜀臨邛富人卓王孫之長女名文君字妙姬司馬相如與臨邛

令王吉善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時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後相如遷文園令將聘茂陵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曰悔不復嫁女不須啼但願一心人白

頭不離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論

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

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况父母生之恩莫大焉孝經

豈有終絕之理蓋不也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

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

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詩相舟君宜先往覘之妾婦

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去生回以金鳳釵授

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

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也致君不安

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

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

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猶

前自也指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孟子云不

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入皆賤之以此喻君子忘義而仕者蓋自街自媒者固亦

女之不犯私通之律律文和奸即是私通元六典凡男女和奸者斷罪離異不

告而娶竊負而逃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又瞽瞍伏村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妻恩

敢忘乎父母今則謹携令愛猶今人稱他人子曰賢同此歸寧詩葛覃歸寧父母之類是也伏望察其深情恕其

重罪推已及人為人為恕使得終能偕老未遂于飛左傳

遺上陳完曰鳳凰于飛和鳴大人有溺愛之恩大學

錫人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小子有宜家之樂詩之子于歸是所

莫知其子之惡望也惟其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卧病在床今及

一歲饘粥稀曰饘不進轉側須人須人待也豈有是事耶

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日今猶

即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昇取之來防禦雖不

信然且今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

責其妖妄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

曰此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殉以物也胡為而至此

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歛然而起歛暴起貌直至堂

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近世士子稱於父

前日遠棄荒郊然與崔家即君緣分未斷緣分佛經

慈侍

因之語凡人過去生習心未除故必於現在生結為夫婦以續前因如追債宿債然東坡詩云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蓋本於此今之來此意亦無他特欲以愛姝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愈不用妄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辭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佛經所謂地府有閻羅等十主糾察善惡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隸屬土夫人禮記共十氏之子曰后土是謂勾龍氏即地祇也或曰富媪曹植頌德配帝皇實為靈主帳下掌傳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

即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即斂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為別歔歔楚詞曾歔歔余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古作字去聲讀嬌容慎無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止慟哭而仆于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灌沃也移時乃甦古蘇字更生也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消告消擇也言擇其吉也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釵貨于市得鈔二十定元中統鈔法以鈔五十兩為一定畫買香燭楮幣齎瓊花觀唐昌觀一名蕃釐觀在揚州城東即古后土廟觀中有瓊花一名玉蕊花命道士建醮三

晝夜以報之醮道家祠天祈福之祭名猶佛氏水陸道場也復見夢於生日

蒙君薦拔於神而拔擢於鬼趣尚有餘情雖隔幽

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

遂絕嗚呼異哉還魂首尾與張鑑李女倩娘嫁王宙事畧同事具勝穆記

聯芳樓記

吳郡漢為吳郡元改平江路今為蘇州府直隸南京富室有姓薛者至其初

居于閶闔門外即蘇州城西郭門也以糶米賣米為業有二女

長曰蘭英次曰蕙英皆聰明秀麗能為詩賦遂於宅

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在府

西北隅一僧雪窓善以水墨寫句蘭蕙乃以粉塗四

壁邀其繪畫繪畫於上登之者諠然如入春風之室

矣二女日夕於間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

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秦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漢

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元詩人

杭州吳山鐵冶嶺號鐵崖嘗與郭山張貞居若溪劉

九成為唱和交作西湖竹枝曲其畧曰蘇小門前花

滿株蘇公堤上如常壩南宮比史須到此江南西湖

天下無此類凡十章蓋詞之源始於劉禹錫禹錫謫

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曲十章曰

姑蘇臺上月團團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在姑蘇山吳越春秋闔閭就山起臺五年

乃成高見三百里下有百花洲越王勾踐之栖於會稽也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蘿山採薪之女曰西施歎且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土城山三年使大夫種獻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別立春宵宮宮中作海靈館造千石酒池池中作青龍舟盛陳妓樂與西施張水嬉以為長夜飲伍子胥諫曰臣恐不久為麋鹿之遊王不聽及滅吳之後范蠡與西施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五湖而去山有施姓而在西

水流東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遊

館娃宮在蘇州西靈

岩山上前臨姑蘇臺吳人謂美女為娃蓋以西施得名西施去泛五湖舟

今在蘇州西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太湖圖經以貢遊胥及梅梁金鼎為五湖韋昭以胥蠡洮滿及太湖為五湖

娘葬虎丘

真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李商隱白樂天皆有詩

山上蒼厓厓

虎丘山在蘇州西北一名海湧山山下有劍池越絕書云闔閭葬此山下

三日金玉之精化為白虎蹲踞其上因名焉夜靜或云秦始皇嘗登此將發塚有白虎出焉

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

自將釵釧施山僧釵婦人岐笄也釵音穿臂釵也漢順帝賜孫程等金釵指環

船鳥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

門泊東吳萬里

惱客眠

寒山寺在蘇州吳縣西

洞庭金柑三寸

黃

洞庭蘇州府西洞庭山也山多橘柚每秋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岩壑望之若

魚一尺長

笠澤今在吳縣南一名吳江呼為秋魚

東南佳

味人知少

隋煬帝曰金莖玉膳東南之佳味

玉食無由進尚方

書惟辟

玉食註美食如玉也

荻芽抽筍棟花

尚方即御府猶今之少府也

荻芽抽筍棟花

開

荻菴也棟花爾雅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

金鈴子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棟花風俗謂苦鈴子亦名

石首來

河豚石首俱出崑山縣河豚無鱗無鱗觸之則怒氣滿腹肝與卵食之必殺人至暮

春此魚始肥大而江淮人淪以為羹以為珍羞其

魚用蔓菁荻笋菘菜則未嘗見害河豚美而能殺

人故俗呼西子乳石首魚頭中有小

石故名石首其腹中膠可作膠也

早起腥風滿

城市即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皇楊柳黃青黃

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即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

翡翠一種而有二色翡翠赤羽翠青羽琢禽也

並宿幾曾孤

鴛鴦匹鳥也毛有文采雌雄未嘗離人得其一則其必自死

寶帶橋頭水

寶帶橋在蘇州西

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綯

音血青受也

鳳髻綠於雲

鳳髻炙穀子周文王時髻上加翠翹花傳

其鈿粉高八字牙梳白似銀

赫胥氏始造二十四齒梳後世雜以象牙

玳瑁為之其製形如八字故曰八字斜倚朱門翹首
立翹首即矯首往來多少斷腸人○百尺高樓倚

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儂吳人自稱曰

儂不去西湖唱採蓮越中曲名見上

他作亦皆稱是其才可矣鐵崖見其藁草藁也手寫

二詩於後曰

錦江在誠都府南蜀人濯錦鮮明故名只說薛濤濤蜀妓有才

蜀也府公嚴司空遣濤往侍後後稹寄詩云錦江滑臟我嶺秀化出文君與薛濤濤即松花成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被小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之時人以為薛濤濤

流知有自連珠合璧昭華筵漢律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端不讓瓊瓊薛瓊瓊唐明

妹英女俱善彈筆書生崔懷寶贈瓊人詩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筆得近佳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瓊々與懷寶寶逃去過赦得免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筆絃

上聲

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班姬漢成帝婕妤能文蔡女漢蔡邕

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易安姓李趙朴子明誠之妻後再適張汝舟嘗曰猥

以蒲柳之弱質配茲駟儂之下材有漱玉集淑真姓朱工於詩詞作斷腸詩亦作斷其樓下瞰官河瞰視也官

河在閩 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

屬蘇甲族猶甲第之類言門閭之高也其父與薛素厚乃令生與販於

郡至則泊舟樓下依薛為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

家子弟孔融謂李膺曰孔子與老君相師友融與君累世通家往來無間也生

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後雅夏月於船首澡浴深洗

二女於窓隙窺見之以荔茔果名青華朱實大如雞子生九真交趾

雙投下生雖會其意欲仰視飛薨峻字縹緲於霄漢

即雲漢萬物之精上為列星黃河之精上為天漢天漢是銀河也自非身具羽翼莫

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寂萬籟即萬物之

有聲者也莊子有天籟地籟人籟之說

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窓

啞然有聲顧盼之頃則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兜

鞦韆北方山戎以習輕趨者漢武帝以為後廷之戲絨索絲繩也竹兜吳訛曰竹轎也墜於其

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携入寢盡繾

綰之意焉繾綰不長女口占陳遵乃吏治私書凭几

下詩贈生曰

玉砌雕欄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

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東君楚詞東皇太一是也或云太皞司春之神

次女亦吟曰

寶象烟消燭影低

寶象香爐也

枕屏搖動鎮帷屏

開元中交

此進屏角以金盤置於殿中煖氣襲人此乃辟寒屏也杜牧之詩虎目珠絡襟金盤屏鎮帷東坡詞夜風搖動鎮帷屏風流好似魚遊水纔過東來又向西

至曉復乘之而下自是無文而不會二女吟詠頗多

不能盡記生耻無以答一夕見安間有剡溪玉葉牋

剡溪在紹興府嵊縣溪上多藤紙工剡皮為紙其精者為玉葉牋擅名海內唐舒元興有吊十日藤文上

濡筆題一詩於上曰

誤入蓬山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

芙蓉荷花也亦有未芙蓉

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迴

二女得詩喜其藏之篋篋已而就枕生復索其吟詠

長女即唱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

戰國時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美王欲之使憑築青陵臺而望之何氏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

高飛羅當奈何遂有縊懸亦死王怒今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於塚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其上有鴛鴦栖其顛青陵臺今在開封府封丘縣江湖紀聞云宋時有男女自悅相私者為父母所覺俱投水而死水中遂開並蒂荷花入以為情感明珠無價玉無瑕

明珠蚌珠也瑕玷也

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蕭史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會

合歡樂也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
雀穆公女弄玉亦好吹簫公乃妻焉教弄玉作鳳
鳴築臺居焉積數十年鳳凰來集一朝隨鳳而去
後人名其臺曰鳳女臺今鳳翔府寶雞縣有鳳女
祠
乘興難同訪戴家晉王子猷大雪夜開窗命酌
戴逵逵時在剡縣便乘小舟詣之既造門不見而
返或問之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歟
安道逵字也

長女又續曰

羅襪生塵魂蕩漾
瑤釵墜枕鬢髮影髮密貌

次女結之曰

他時泄漏春消息禮記註陽生為息陰死為消廣韻以為音信也不悔今

宵一念差

楊妃外傳妃子恐由此一念又墮下界陸放翁詩過去生中差一念

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

本羈旅

左傳羈旅之臣註寓也言孤寄也

托跡門下今日之事尊人

因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

此而遂分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後主叔寶之妹樂昌公主陳襄謂其妻曰國破汝

必入權豪之家備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曰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揚素所得德言至成都市有蒼頭賣半鏡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金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明月輝陳氏見之泣涕不食素知之乃召德言還其妻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延平之斂不知何時而再笑啼俱不敢忘信作人難

合也

張華傳初吳之末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

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共宿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少時相者言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拔即補煥豐城令到縣掘獄果得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送遺華華曰干將莫邪可復至否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雷華持劍經延平津劍躍墜水中使人沒取之少見劍傲見兩龍沒者懼而返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延平津在

延平府南平縣今名劍津

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

之鄙陋自知甚明又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

之可醜孟子鑽穴隙相窺踰墻韞櫝之可佳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此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

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然而秋月春花

每傷虛度雲情水性

雲情喻情之無定水性喻性之無常失於自持曩

者偷窺宋王之墻

宋王好色賦天卜之美者莫若楚楚之美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女登墻

窺臣三年至今未許

自獻下和之璧感君不棄

下和荆山崑谷中得玉璞以進楚文王王使玉士視之曰石也則左足武王立又進之王曰昔日欺我

先君今復欺我則右足和抱璞泣於荆山之下淚盡繼之以血及成王立又進之王疑之使玉士琢之果

美玉也封和為陽陵侯和不受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行六禮納采納徵請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權社席

未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鄭君鄭君妾雖

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

請則終奉箕帚於君家

少康作箕帚以為婦人籠白之用單父人呂公相漢高帝

日臣相人多矣無如李相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

泉之下左傳鄭莊公曰不及黃泉母相見也註地下泉曰黃泉必不再登他門

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

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盤桓難進之貌亦頗疑之一日登

樓於篋中得生所為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

顧生亦少年標致猶秀特也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

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

好媒謀也言謀合二姓也問名納采音以為婿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言

是時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

男附女家也

八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為掌記云掌書記之人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二

家之下左傳曰社公且人
 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而生之父以重
 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
 得於篋中得生所為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
 何亦正相攻方以
 雜言論曰雜言之二其詩仍公雜言之二
 人矣是乎人多眼之西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3352